



散文：

万物有灵

## 总想一些关于过去的事

周洪宣

可能不该走咬文嚼字的路了，觉得总是默默待在角落里，时光居然逝去了，而也竟没什么名堂。

生活是平淡无奇的，除了吃饭睡觉外，剩下的时间便是胡思乱想了。性格也因时间过剩之故多愁善感了。

有一日竟疑心会自杀，于是便怕后事不如我所愿，写好遗书，交代得清清楚楚。特别写了一封信，给远方友人，因那时不晓得他的地址，好让母亲在五十年后他还乡时给他。

终究是没有死成，在父亲的押送下踏上了北行列车，住进了黄瓜山，而那些遗书文稿就统统进行了火葬。

这一葬，便葬掉了良心，葬掉了灵魂，从此，便如换了一个人。朋友们也发觉我有些异样了。

儿童节过去了，居然忘记给小家伙寄明信片，简直糊涂。

总爱抱一本唐诗宋词斯斯文文装模作样，抑或提一袋瓜子优哉游哉荡乎山水间。有一日闲着无事，翻看名人传记，发现好多大作家未成名前经过若干次退稿。于是，神经一颠便又开始做那退稿梦了。

却不知怎么一下子想到了父亲。

每年一度父亲的医院旅行，是无法推卸的，于是母亲便在家与医院之间来回奔波，星儿盼她去，星儿盼她归。而女孩儿恰似月牙儿，唯一作陪的除了竹林外，仍是竹林。



当家里汇款迟迟未到时，我想，定然是父亲病了。为了留住兜里的一块七角钱，我走了四十里山路。与竹林重逢，母亲用她的衣角擦我的眼角。

幸好，父亲仍然活着。

92年的暑月，白日，又一阵惊雷，有人敲门，一封信，录取通知书，师专。

深忧的我，重病父亲，疲乏的母亲，在大雨里昏昏沉沉睡着了，雨中，母亲唤回了我新的生命。

曾有一个男孩，从遥远的地方走来，说要陪我共同走一段路程。

“你很孤独，前面有狼。”

“谢谢，我不怕。”

“我要走了……”

“你走吧。”

他真的去了，带些惆怅。可我不曾做错，否则与大学无缘，只是，隐隐中有点幽怨。他去时怎不留下行踪，让我考了大学再与他翻山过河也是好的。然而他没有，且永不再回首。他不该如此的。然而，许多不该如此却如此或本该如此却没有如此的事多着呢。

(第9期 A2版)

## 我懂

李利

我懂得陌生人情不自禁撕纸表明他心情复杂，咬嘴唇表明他紧张，却不懂我亲密的人的想法。



我懂得算命、占卦、面相、看手相，却连自己手掌上的纹路都认不清。

我懂得失败没什么，因为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却常为鸡毛蒜皮事情而唉声叹气怨天尤人。

我懂得文学作品必须服务社会、反映社会，这才是它应有的价值，而不是在作品中贬斥他人。

我懂得减肥方法有淋巴减肥、热风减肥、叶绿素减肥，还有国外进口的“R 减肥”，我却一直对自己的胖无能为力。

我懂得与陌生人交往时可以注视对方的眼睛以减少别人对你的注视而引起的局促不安，却在陌生人面前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在门窗紧闭的屋内，在电灯高悬的晚上，回首过去六年的足迹才忽然醒悟，其实我什么也不懂，我在生活中只剩下了孔乙己般的清高……

(第9期 A3版)

## 吹口哨的女孩

唐国琳

念高中那会儿，迷上了吹口哨，其实动机很单纯。女孩子其实虚荣得很，或先天或后天总希望自己有些令人欢悦的东西，一无所有的我曾一度黯然神伤。

这时人是需要抒情的。有人选择诗，有人选择吉他，有人选择啤酒。一天我在教室里写着作业，周围的男生用口哨吹着一首陈百强的很沉郁很悠远的歌。我听了一个中午，然后告诉自己，这是我要找的东西。



可口哨在别人眼中仿佛不是正经玩意儿。在家没头没脑地练习，一向不管我的爸爸忍不住说：“女儿家，吹这个干什么？小流氓才会这个！”

“我是好流氓。”我笑着分辨，又投入了苦练。

漫长的暑假快结束时，我从不会发声到会吹“哆来咪”，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为此，我一个人偷吃了十二颗心糖，以示庆贺。

刚开始，我试着吹简单的儿歌，如“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城谣”什么的。吹一会儿，不是变调就是哑了，任凭我如何重新调整，都仿佛嘴唇在举行总同盟罢工，一切都无济于事。这时爸爸就调侃我：“哦，你也有停电的时候？”

当我终于把一首歌稍微吹得有模有样时，我便迫不及待地问唯一耐心的听众——妈妈：“听出来没有？听出来没有？我吹的什么？”

妈妈回答得小心翼翼：“我在马路边捡了一分钱？”啊，不至于吧！“天安门”与“一分钱”不沾边啊，我真有些失望了。不行，我得拜师。

班上有两个高手，我留心过，一个是小赵，音色优美，特别擅长吹快节奏的曲调，连曲中的配乐他也能模仿。不过，水平太高了吧，我疑心他也不肯教。另一个是老实的小徐，他吹曲比唱歌更动人。于是，一天中午，我特意早早地去找他。当我刚把来意说明，他的脸便飞快地涨红了，并指着我说：“你，学口哨？”又指着自已摇头，“我，教你？”没等他把摇晃的头停下来，我就离开了。为什么不把口哨当作一种特殊的音乐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时间是最好的老师。我发现经过不懈的努力，自己居然能在教室的口哨合奏中浑水摸鱼。同桌的男生发觉了，好奇停下来，盯着我：“你也会？”我点着头，示意他：“继续。”



吹了一年多，宿舍的女孩已经开始拜我为师了。好为人师的我开始忙碌起来。每当听到她们急切又认真地问：“听出来没有？知不知道我吹的是哪一首？”我就觉得心中一片灿烂。

忽然有一天，晓敏告诉我：“别吹了，简直是乌鸦报丧。”当时她平淡得一点表情都没有，而我的表情却丰富极了，惊愕、诧异、气愤、伤心、沉闷。我心爱的口哨吹出来的是乌鸦？我又开始黯然神伤。

于是在久久地沉默之后，我渐渐发觉口哨妙不可言。当气流涌出时，仿佛可以让人感觉到音乐的流动。吹完一首歌，会觉得荡气回肠。又是一天中午自习，写着作业，听着满教室和谐悦耳的口哨，我再也忍不住，轻轻地吹起来，心情也一点点欢悦起来。

可能是离不开口哨了，因为我爱它。

(第9期 A4版)

## 故乡的秋

杜术林

初秋的情致，总是令我感怀。不料今年的初秋，细雨霏霏，竟无半点闲暇。不知是否肯将它温柔的月光，泻在家门前高大的梧桐树上，将那斑驳的树影，跌入我的心房。仅此，我就不敢再奢望在清清的水边，掬起一捧水来，任初秋的月影，安抚淡淡的忧伤。

在满目秋雨之中，洒脱地望向窗外，数着满院檐上的雨滴，斜睨竹枝四围昏暗的天空，这已足够让自己具有古代仕女一样的情怀了。然而心中始终有一个庞大的声音，在这百无聊赖的季节里头，予我丝丝的激动。因此，一些缺少阳光的渴望也就悄然淡去，于是从书籍中找出只



言片语，暂缓斯时的郁闷。秋虫低吟的日子里，从卡尔·马克思谆谆的教诲中体味到的音色，我已好久没有耳闻了。在浑噩的十六七岁的初秋，到处是些令人神伤的意境。纤弱的阳光钻出乌云的缝隙，洒满水瘦山寒的故乡，顿感心底丝丝的凄楚与凉意。我曾那样饱含激情地赞美初秋：那随风荡漾的稻田，发出沁人的暗香，令我沉醉……仅仅这些，给我的童心，给我少时纯净的心灵，留下的印迹是何其的深刻，以致成了我记忆中关于故乡的永恒的风景。而今秋的景象，自难用此比较，就是那昏暗残月，熹微的阳光，足见初秋也是吝啬的。这一切都让我在昏暗中无言泪下，那么的憔悴。不是为了绵长的思念，不是为了如水的乡愁，而是那乡土中无处不在的悲意与黯淡。凄雨泥泞中乡亲艰难的跋涉，冷风中唱着故乡久已破碎的风景。我不知道故乡这叶柔弱的小舟，在昏暗的秋天，正驶向何方？伸向远方的苍苔横生的青石板路，如今只有瑟瑟幽草，冰凉的水滴。

初秋的冷意，竟真的已占据了我全部的心灵？已经在秋风中不胜寒凉的心啊！我曾潇洒地想把秋天当作春日，风光妩媚，山明水净，于天马行空般的逍遥中暂别孤独的旧影，在淡月清风的呢喃中体味梦想成真的温情，千万山丛中遨游故乡啊，可而今，皆随风飘逝了。

(第12期 A2版)

## 星湖雨

廖坤

星湖静静流过你的眼睛。湖上是雨，雨中是灯火。温暖的灯火，一盏俾你发上，一盏在你耳旁，更三三两两在你眼里荡漾。星湖淡淡流过你的眼睛。中秋月，元旦日，难断寒雨凄迷。

岛上的岁月常在秋季里，蛙声禅韵柳绿桃红，这是对春的希望。

于失落在湖里，留下美丽。而眼眸，更多失落在故乡。年年此际思乡苦。不由携你去风上、云上，浩浩看长江，滚滚看黄河，狂澜惊涛，使你心中惊骇。岛在梦中，你也清醒，此地一别，相逢有时尽。

(第13期 A3版)

## 川江号子

赵俊凌

一条粗纤把声音勒出了血。

古铜色背脊上绽开嘶鸣的涛声。

悠远地荡来，从灵魂深处，从厚厚的历史回音壁上，从心与心磨成的硬茧中荡来，喷出闪电般的潮音……

被江水濡润了千万年的黄滩上。写不尽人生凄苦。

是千年不变万古不化的声音，是一个民族脚下艰辛的跋涉，是一块砺石，将颤颤灵魂磨出斑斑血泪。

而你，无论怎样的苦涩，却粗犷奔放，将不羁的涛声和决止的泪水一起融进去，把纤夫伤痕累累的歌声铸进去。一句悲与力的誓言衍生。

于是，你把纤道上的足印，都城郁愤昂扬的文字，那步履咚咚，如动天鼓点，慨然奋舞起山的臂膀；那渗血的音符，是颶飞的大旗，卷起汹涌的洪潮。



川江，你是铺展开的宣纸，粗犷奔放的号子成为狂草骇鬼惊神的灵韵！

聆听你，灵魂的翅膀陡然生长，羽翎焦灼地颤动。

川江号子，我亦歌亦泣亦怒亦悲的川江号子哟！

(第14期 A2版)

## 秋后

谢国权

当最后一颗粮食抬进谷仓之后，当最后一捆柴草被垛好之后，当最后一个鸡蛋放进米锅被煮熟之后，距乡场30多里的小村的羊肠小道上便响起了杂沓而坚实有力的脚步声。白发的老人、淡妆的妇女携着孩子在村口无声地挥手。脚步声渐渐远去远去，终于悄无声息了。送行的人这才用衣袖擦了擦不知何时被泪水模糊了的眼，各自回到自己那青瓦屋或新砌的青砖楼。

孩子们如获大赦地散开了去，这一天，于他们来说实在是难得的解放。狗娃他爸带着孩子们凶神恶煞的爸爸或叔叔出门做工去了。剩下的就是只会唠叨、数落的奶奶、妈妈和只会吹胡子瞪眼睛的爷爷。

没有青壮年的小村空落落的，但仍秩序井然。村里唯一的鱼塘和那小片果树都有老人守护着。孩子们自然会捣乱，偷偷钓几个鱼、摘几个果子，但这些小点儿终究不能扰乱小村的秩序。倒是夜幕降临时孩子们中的一位或几位的啼哭声还可暂时打破小村的宁静。然而，当最后一筐红苕拖出水塘时，小村的人便都酣然睡去，夜晚更会将小村打扮得安静而祥和。当第一声棒槌摇响时小村便从酣梦中醒来。太阳用它那柔和的手掌擦亮小村那惺忪的睡眼后，妇女们就担起

了本该丈夫担的粪桶或箩筐下地去了，孩子们则背了书包沿着上学的路游荡，老人们也背起了背篓，扯一点猪草割几把牛草……

秋后，小村里的人就这么平静地打发着每个日子，一天又一天。只是在有人收到信的日子，小村才可以热闹一下，谁的丈夫兑回钱了，谁的儿子一天能挣 20 元，谁的叔叔干的活最轻松……这些零星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般，转眼间就在小村里飞了几个来回。

这时候，妇女们总是特别兴奋，她们大声地说话，恣意地开玩笑，或是捧着那并不能完全读懂的信陷入沉思；老人们则可以张开漏洞百出的嘴陪着乐一阵；孩子们却提心吊胆，因为每个人写回的信都少不了相似的一句话：宁可荒废了土地也不要荒废孩子的功课，在外面没有文化不行。经这一提醒，妻子们就会比以往更严格地检查孩子们的书包。而这些书包常常经不得一查，烟盒、糖纸片儿、玻璃弹……这些东西自然也是孩子们不务正业的凭据。孩子们自然免不了受一顿责打。然而，挨了打的孩子总也弄不懂以前从不打他的母亲也会哭，还哭得很久、很伤心……

这时候，欲言又止的老人与挨了打的孩子和打了孩子的妇女都会想到远方那位男子。腊月过后是正月，正月是新年，新年时他便会回来。

他回来时，凑来修楼房的那笔钱的数目就会扩大些；他回来时，孩子就服从管教，功课会比现在好些的；那时，乡里规划的乡村公路就可以修到村里，狗娃他爸说要办的厂就可能办起来，小村里的男人就不用出去打工了。

秋后，现在的小村和女人的心一样留不住小村里的男人。留在小村里的妻子思念丈夫，孩子想念爸爸，老人挂念儿子。那颗颗远隔千里的心正为着小村的富庶、繁荣而跳跃，于是秋后，